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二十八
之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

章棫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誓經目輒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
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闕
銓格判銓張揆摠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
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
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
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
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
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
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卽條對言天地

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旣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爲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

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卽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

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
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
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
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
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紕元祐之政
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
位清臣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顯
爲相顧蘇轍軋已迺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
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爲
異惇旣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滑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陷劉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
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忤害嘗爲舒亶所
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
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
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
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

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爲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爲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贖造簿拱手實青苗

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
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違其儀觀留檢正中書
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
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
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
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
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卽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
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旣不敵故法
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

陳州還爲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弁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

四若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
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
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
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
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
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
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
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
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

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滌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
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
以爲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
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
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
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
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
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
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

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爲姑息而大臣
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
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爲門下侍郎宣
仁之喪宗室旣爲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爲期
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
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
衣交覲其助已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
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
燾不可復欲弁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
爲儀仗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

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
燾爲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
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
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閤守勲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詣燾謝郝隨得
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
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
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
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

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爲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爲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

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邠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
移建昌軍然棄鄴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
官職子扶靖康時爲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
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環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
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
王安石與環善旣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環同編
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
論助役安石使環爲文誥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

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伺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不歲餘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旣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爲黥徒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

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
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燥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
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
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爲
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
其議多自燥發之蘇軾下臺獄燥與李定雜治謀傳致
軾於死卒不免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
嘗躬行方澤之禮爲非正詔議更制燥請於夏至之日
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

行其說爲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瑛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瑛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旣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楊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簡翼

滿宗孟字傳正蘭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
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
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
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
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
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
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
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
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
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爲臣以爲

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頰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日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絜有小洗面大洗

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爲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

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毋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關中閩省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閩來將以爲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願於侍從乃弗

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
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
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
寢哲宗卽位徙爲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
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
鄂青州江寧應天穎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爲
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
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爲罪先是北郊之論

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
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
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
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
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
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
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
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祗亦謂之社乎哲宗可
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
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斥之死

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大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遁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燥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調司馬光者宗孟也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

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
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度州推官秩滿以父希
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
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
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
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
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
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爲吏使之察警
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

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
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
決兵夫芟撻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
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
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
所芘挺兄抗時爲廣東轉運使廼相與謀課民植松夾
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爲州縣害挺諭所部與
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
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
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

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
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
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
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
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
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
諒祚倚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
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
爲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卽位加天章閣待

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闡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謀告夏人侯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三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

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寺過期輒沒挺爲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鎌寧搶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

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譎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爲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金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

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場大以爲利
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爲市久不償人
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
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爲一運擇攝官主
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
廣部去京師遠不卽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
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以史
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爲人後之
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
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爲

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
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
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
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關帝見之悲慟不自
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
百餘人自少至老扃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英
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爲家人言感念獻欷及
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疾卒年
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諡吳垂曰抗以舊恩自雜

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
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
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
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
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
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
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喚
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又法所及
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

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袍罕
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
正可弁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
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
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
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孳
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
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詔管幹秦鳳經
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
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

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詔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詔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旣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

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達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遠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徙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渡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夔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

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詔以龍圖閣
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
部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
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
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
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
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
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
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

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持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何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盱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

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城摺官吏細故韶欲罷城王安石右城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

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如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纘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

殺徵云子十人厚案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
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
公事會羌酋賧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
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賧征
九月次青廣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
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
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昇懷德而貶厚
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
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

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
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
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
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
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
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畧安撫三
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
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
宗哥川羗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
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

背親帥强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趣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羗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卽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諡曰莊敏

宋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謹傳浸淫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曷宋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宋家使因曷以達宋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曷驚駭汗浹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卽召宋風儀旣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卽內殿致天神靈

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宋當立敗卽白帝曰宋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宋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闔卒獨聽宋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棄市梟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齋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誘胡人者鞠之果妄爲邠州司法叅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敝言今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

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
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
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卽稱貸於民非義
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邪守貪沓欲因事爲邪弁治于城
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
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
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
象將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旣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
以向知鄆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
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

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

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
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間田予
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
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
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
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
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臥驚而死罷
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進爲使厚陵役
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
民不益賦其課爲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

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卽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爲主者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環慶有彊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

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日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傲倖取成

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爲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討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旣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穎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

錄其言諡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
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爲左司郎中擢徽
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
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
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
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
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
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
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

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爲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棻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頰爲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棻以叔得集蔭爲孟州司戶叅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於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

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
之人夏得砦益驕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
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使諸
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
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棗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
遮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毋梁氏旗幟鼓譟
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
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
賢殿脩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
旨命知渭州至卽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

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柰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柰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柰迎擊敗之旣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柰謀其弛備遣折

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十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棗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棗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斷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棗立邊功爲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棗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爲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緯爲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官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

祿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棗七子緯綜綜綰緹續緘
緯綜最知名緯繇推官爲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
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
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緯飾市易
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
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
束手或自殺緯得訴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者三十
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緯降兩
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爲戶部員外郎中書
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贊之蔡

京欲擠達且甚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
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
縱簽判西安州續簽判蘇州秦孫芟承奉郎蓋監蘇州
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縱居蘇州或
得私鑄錢數巨罌京風言者誣縱與州人郁寶所鑄詔
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
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傳致如章
縱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
其家竄絳台州綜秀州綜溫州綰睦州續永州菱處州
蓋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

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縱常州
綜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縱改授內殿崇班綜祕書
省校書郎遷戶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綜爲叅謀加右文殿
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綜落
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
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棗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勲戎馬間
世非無材顧上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
策敵棗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

邊饗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
降龍搜賸征取湟鄯鄭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伐
迺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
以左道殺縱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

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

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

母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
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間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
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
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
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旣來安得不少留異
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卽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
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
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
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大一
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

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歆然自以爲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邁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旣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待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

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
薦立爲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
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
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毀
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懼請
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
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
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
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惠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

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卽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縮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縮以威衆縮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縮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歛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縮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縮與會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

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炯爲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爲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臧司蓋厥初選用旣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縮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爲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

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爲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

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
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
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
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爲集
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
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
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楊
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
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旣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汚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

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旣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

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

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
知亳州河南府召爲中大一官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
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修
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卽
倣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
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
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
太傅諡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
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

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
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
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
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
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
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

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摭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遠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鞠軾

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鈎考從之尋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

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卽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旣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

辭語微及者輒林連考竟以多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
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誥輩公爲朋
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
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
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誥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
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
壻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
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
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
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

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
奏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
發放歷爲錄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
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
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厨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吳處厚駁
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
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
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
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
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

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縉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邺爲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邺旣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鞠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宅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

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
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
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
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旣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
殿修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
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
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
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
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
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斬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

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
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
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閔
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
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
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
旨有言其在先帝遇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
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
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

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
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摺拾
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
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
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爲從輕比旣上
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
爲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爲無所執持乃止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歿名臣橫羅竄斥序辰旣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爲九室議者疑已禘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禘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詵復翼祖於已禘禮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爲己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己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卽至容容

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
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
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
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
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
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
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爲文及卽位除
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故故景帝
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

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
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
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
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
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
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
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
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
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
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

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倍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達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達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材廣追擊降其衆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

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卽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

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畧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畧皆自治而已契丹刺 兩輪人爲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爲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鄭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爲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爲盜有司引疎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爲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

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顛顛無所寄命交章
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
夫爲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爲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
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
心故親發德音銳爲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
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
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
無謂陛下給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
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旣而韓琦決策遂立爲皇

子英宗卽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穎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刼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爲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旣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

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剡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旣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爲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爲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內

先身卷三十一 及傳
一八
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
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
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
乃出知滄州入爲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
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
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橐聞于
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
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

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
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宅曹神宗善
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
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
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爲吏
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抵牾事聞以制法未善
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
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
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
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刑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卽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
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
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
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
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訂官神宗立爲陝西轉運
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待
講學士知郡州繹不能肅閩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
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
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

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
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
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
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
常爲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
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
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
年繹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熱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宋史卷三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顥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壽

杜純弟絃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顥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

顓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

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顓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顯爲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

郎卒年七十八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子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叅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叅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求叅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美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

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權貨錢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羣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

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卽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

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卽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
疏論事大臣不便鞠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
遷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召爲侍御史遂知
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
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
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
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
卿勿爲也諜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
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
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

先賢卷三十三 及傳 四
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
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
二虜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
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
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
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
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徙大
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
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

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
僚故恐而叛卽黥吏置領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
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
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
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
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
羅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酋蘭
羶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
田諸羗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來索後帥
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

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羗衆反其田報
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
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
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
原旣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
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如
初入判大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
浸高且病贖三司大將錢告密殺妹爲隣所告求不能
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

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賊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卽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

黠羌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

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濰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

呼爾母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離致仕
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
官方禁銷金爲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爲言
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
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
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
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
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
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

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
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
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爲戶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
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
庫卞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
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搆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諡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甲譟于門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爲易校積閹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彥博爲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楊州卽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貴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瓌挾私怨

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爲貶詞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瓌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

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
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
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
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
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
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
衝城得弗壞更相尙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
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爲諸孫長瑜
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
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上有

過或教使自言日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爲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顓至瑜是已顓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黠吏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

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刑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爲登州
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
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
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
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
論讞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卽承應
爲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
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
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

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覲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旣執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

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延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內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爲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鞠於是但黜申錫爲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爲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嘉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卽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

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土主於國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務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爲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爲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入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

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
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爲國子監
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
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勲爵仁宗以象先母
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
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行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
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爲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璫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璫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乎乃

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
漁井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
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璿曰我后仁及昆蟲非
時不爲耳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
役法璿首建併綱減役之制剛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
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
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璿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
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
璿賜帛二百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
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

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
瑋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
或欲有所爲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
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蔭
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
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
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
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爲訟寃詠得不坐熙
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

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刑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況於刑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鞠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許而有覘事者以撻挾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

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奇買溫泉
礬有羨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
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
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
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
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
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
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
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

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畧以職事對帝翊日語宰

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絃每議獄必傳經誼民間有
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
法絃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
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
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
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請治
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祭奠使時
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
蒙以黻且不跪受詔絃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
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絃逆

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絃止之荅語頗不遜絃曰國
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
可否乎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
直秘閣知齊鄧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
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之
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
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
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
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

卒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

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
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
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
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
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
仇鬪旣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
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不可禦
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
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閣門副

使獠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
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
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
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
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
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
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礪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
使哲宗卽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
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

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
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
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爲公
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
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
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
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
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九元
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剖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懼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正聞詔鞠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

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州爲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斂怨爲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疇吏事絕

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傳經誼風
義藹然常坐護危掃麟定猺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
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
稱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杲 馬從先 沈邁弟邁從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舜俞樂

京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

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潔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譴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

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
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
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
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
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
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
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
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
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

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
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關爲通
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隕長卿盡力
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
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
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沒詔中使
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
請留旣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

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鬪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補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

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

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
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
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
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
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
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
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
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

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
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
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
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
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
嚴整齊之號爲治辨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
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
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
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羣牧使乞廢河

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譴

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爲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梯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爲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爲辨理錢公輔爲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

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輟轅道險厄遂傭民鑿平爲坦塗人便其行爲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楊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舒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戶部判官爲發

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
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
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
則路絕仲甫得篳栗城故趾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
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
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
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爲揚州
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

以家貲抵於官爲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
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
病居卿卽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
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
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
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
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
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
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

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遷度支判
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堯導生獠入寇轉運判
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社
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
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
光吉墜崖死堯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
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
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
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
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

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倚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雇人克皆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

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母得犯得一人
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氊遣免
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氊迎戰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
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
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
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劍外招攜
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
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飾願以歲月圖功累
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
田業旣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追

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旣葬輒盜其柩歸耐法當死寀曰子取母耐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駟上下物價肆爲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

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
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
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
入知審刑院卒宋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
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
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
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
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
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爲朕往

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
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
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辦
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
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
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
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
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爲第二通判江

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
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脩起居注遂知
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人疎雋博達
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
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
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
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
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
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
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邁爲稍弛而刺者

復爲民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旣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廡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坊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克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

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拂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旣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卽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

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
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
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
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
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
數里爲園圍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
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

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

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

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目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疆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肅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
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
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
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
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
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徼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

西討援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
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
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
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
皇城使以降許承制捕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
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

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
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
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
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
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
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
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
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
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爲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卬州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

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脩唐

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穎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
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
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諡
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
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
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
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
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
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詔使兩浙廉其狀事
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
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
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
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
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
未有爲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
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

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

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
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
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
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
爲水利圖經頌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
隄浚章溝揭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
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
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
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膽口說遽

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儼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

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

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瀆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

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
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
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
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
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
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
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
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
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

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
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
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
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
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菽糲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
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
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
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
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
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
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
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
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
法以制之官制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鎗坐待鄰里逋欠
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
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
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
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
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
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
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
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
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
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
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

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墮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欵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

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間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爲攢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竭不得

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榮河縣民苦鹽稅不
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郵延經畧機宜文字
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蒲向之
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卽去衆服其量元昊歸
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
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
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
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
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
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
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
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
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
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
梅山與楊光偕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
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
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

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
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
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叅軍沈竦罷
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
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
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爲中國患
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
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
蠻蠻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
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

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冀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

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
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
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
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
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
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涓
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胥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
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叅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顯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

獨趙抃爲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
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
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
賢殿脩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
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
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
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
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
果至見宋師警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
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

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間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

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
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
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
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
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
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